

香祖筆記

(一組) 定份 10100 元

李拾之齋

香祖筆記卷七

香祖筆記卷七

新城王士禎貽上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詩家妙諦無過此數語

西京雜記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此遠在十九首蘇李之前漢詩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晉樂志以爲李延年造不知何據今在樂府橫吹郭茂倩樂府詩所載則始六朝劉孝標王褒諸人而古辭不傳可惜也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
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魂無所不
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
按此即後人自祭文自誤墓誌之始

三國志蘇則傳云仕宦不止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西京雜記言漢朝以玉爲虎子侍中執之視玉杯
象箸相萬矣而後世不議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報任安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
短漢書注師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麴孽之孽
又曰齊人謂麴餅爲媒今吾鄉之語猶然然以媒

作糜終不如作媒之古

太史公傳司馬氏本程伯休父之後而劉歆以爲
史佚後又云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
過帝怒削去之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與傳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據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遺令婕妤伎人時時登
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予常笑之謂操體魄果藏
西陵即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體魄且不知散落
何許雖望陵作伎寧復聞之可謂詐而愚矣故友
劉考功公鼐董侍御王虬皆爲捧腹而韙之

樂府詩云綠蛇含珠丹初讀之謂偶然語耳非有
故實後觀鄴中記云魏宮中有綠蛇口有赤珠若
梧子大甄后每梳妝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因效
而爲髻號靈蛇髻乃知樂府用此事也

韻語陽秋載錢起贈杜牧詩今坊刻襄陽集有贈
孟郊詩皆可一噓

仙人屏絕塵壺游于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
陟紫素元君欲從任生之類殆不可曉至如文殊
三處過夏一月在姪舍及婆子燒菴公案復是何
理恐妄解禪縛適爲俗人學鳩摩羅什一輩藉口

也

謝在杭文海披沙云虱瘕黃龍浴水治之應聲蟲
雷丸及藍治之食肺系蟲獺爪治之膈食蟲藍汁
治之人面瘡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稱太牢楊虞卿稱少牢京師語曰太
牢手少牢口謂牛善爲文楊善言說也白樂天不
失爲賢者而黨于二牢未免爲累每讀長慶集輒
惜之不啻如癰疽瘡環耳

道書多荒誕不經可爲笑柄如謂牽牛娶織女借
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之間此

與段柯古天帝白鵲事類

東坡守揚州始至即判革牡丹之會自云雖煞風景且免造業予少時爲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己下二人既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爲奸利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坡公事頗相似附識于此

東坡先生知登州問徐神翁學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即好及南遷過海潁濱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也

左思賦古度君遷北戶錄云古度樹呼那乎故
閩清林先輩茂之名古度字那乎也南人又號曰
柁日亞反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化蛾及蚊飛
去

北方有無核棗嶺南無核荔枝有大如鷄卵者其
肪瑩白如水精

鹽煮于海惟河東寧夏有鹽池紅鹽池滇蜀有黑
白鹽井河間鹽山縣以地產鹽故名非有山也獨
元人西使記言過帶掃兒城偏山皆鹽如冰精狀
此則真鹽山耳

虛谷閑鈔云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于淺
灘得一琉璃瓶子中有龜長可一寸往來旋轉略
無暫已有胡人識之曰龜寶也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爲之李龔至作
剪綃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脾集字
牽湊無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錢治中風立愈

治走馬疳用瓦龍子

此蚰子差小用
和鹽鹽者

連肉炙乾存性置

冷地用蓋蓋覆候冷取出碾爲末溲患處又一方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溲患處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之即起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餅瘡上炙不痛炙痛痛者炙不痛即止

小兒耳後生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麝者熱

湯洗之細者香油調搽

已上諸方見
夢洲閑錄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知此者可與言詩矣

常見一貴人買得柴窑盃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
照價餘百金始憶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
得千峰翠色來可謂妙于形容唐時謂之秘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
易北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
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
文穆國家已而歸嘉禾朱文恪國予戊辰春從文
恪曾孫檢討彞尊京氏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
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
餘長與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

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
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數
峰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
不可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
用本事也

僧祐釋迦譜云懿摩王四子被擯到雪山住直樹
林中四子生子王歡喜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故
名釋注釋迦爲能譜又云在直樹林中故名爲釋
注梵語呼直亦曰釋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
盛相師云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因名釋種

萊陽左公蘿石忠孝大節出于天性鄉人敬仰之

稱大忠先生崑山徐章仲

炯

健菴尚書次子也歲

庚辰官山東提學允公議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
百金爲倡一時皆樂飲助不浹歲落成粗有次第
而新令某適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
甓石木植之屬鄉之紳士以爲言今詬怒欲申請
毀祠會章仲按萊考試令恐拂其創建之意乃詭
辭以自白章仲因而慰之曰子勿慮第往具牲牢
躬拜祭則浮議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無恙

順治初吏部諸司郎官最爲清要吳郡顧松交

于

舊來

贊

俱以吏部郎里居賓客輻輳一日廣坐中

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皆為之絕倒

佛經幻妄有最不可究詰者如善慧菩薩自兜率天宮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晡時又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雖稱官小說如西遊記者亦不至誕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啓事候于中左門故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士謂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

也余曰何忽見推趙曰公爲戶部侍郎七年屏絕
貨賄不名一錢夫人而知之至爲御史大夫清風
亮節坐鎮雅俗不立門戶不急功勳以忠厚惇
大培養元氣真朝廷大臣也抑功今日榮石也余
謝不敢當然數語實有闡治體之語故追記之趙
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
餘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聞見雜錄云韶州人于江邊得巨蚌剖之有珠大
如彈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隱然可見納本
州軍資庫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株晏元獻守揚作無雙亭于其側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詩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花烈女中然山房隨筆所記仁宗慶曆中常分植禁中輒枯比載還則鬱茂如故又何說耶

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沉香之色嗅之如沉速香其木在地中橫生長或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黃庶草不殖以鐵斲之堅

而難入苗人解爲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
談藪所記大同小異談藪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
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即今蘇州大旱河水涸
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沉香
者此則不可曉也

古董字東坡作骨董晦菴作汨董見霏雪錄

上東巡幸曲阜謁至聖廟廟門外降輦步行行

三拜禮留御前曲柄繖于大成殿命家祭即

陳設之古今未睹之異數也事詳幸魯盛典按宋
故事天子謁孔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